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御撰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

弟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

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開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使使白惲惲曰惲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惲果曰

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惲執不聽居無何

而濬至渾召之不来乃直指三江山孫皓
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
與濬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
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
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
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蓋將
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
取也濬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
奏濬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緩撫新附

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
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
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
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濬在弋陽南北
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讎奪以為功吳將蔡
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
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
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讎奪互市
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

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
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
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
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
子恢稱重臣宗後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
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
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為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
顓嵩謨顓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
作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
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
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在
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涿江
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
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
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

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
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
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
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疑在侍中
戴邈坐褻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
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
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
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祿
祿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

大不敬棄市論疑以扇和咸罪除名時顛
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
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踈
忌王道尋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
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
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
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
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

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
說之相高宗申台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
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
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
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籍封
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
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
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
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

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
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
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
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
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
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
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
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
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

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
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
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
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
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
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
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
乃更以危為安以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
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魏

魏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
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咎夫安
危在躡今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
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
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
之憂歆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
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
言以考慮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
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

帝感悟故道等獲全王敦既害顓而使人
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
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
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
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
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
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
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特謨為後軍將軍

上疏曰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盼之
施特垂表啟以叅戎佐顯居上列遂
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
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
讓抗禮恩結持隆加以鄙族結婚帝
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
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
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亡誰
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

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
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推破凶彊撥
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
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啓
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卜壺度
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
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
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顓
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

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
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為朝廷急於
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
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
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官謨歷少府丹楊
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
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

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
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
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
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遷舉精密論望益美
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
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
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
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
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

為國賊乃共司隸蒲奮等謀共除之謀泄
為巳所讖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
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
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滎池帝還宮
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
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
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歎維正朝廷忠情
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

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
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
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
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相納裴憲華
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
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
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死都屢
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
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

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
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
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
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
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
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
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
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
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

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而令頌率兵先進頌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敗頌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眾應

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眾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

求實何得為反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
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
譚曰然稱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
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
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
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
字泰玄性虔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
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
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
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
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
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
之下謂馥曰楊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
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
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
與晞同沒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
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
引為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
政晞叅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
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
坐免長沙王乂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
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為北軍中候及
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苑

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
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
為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
示以禍福桑歎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
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
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
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
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
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

文簿盈積斷決如派人不敢欺其後母依
之奉養甚厚後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
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歆之晞乃
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後母叩頭
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
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
見朝政曰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
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
不鮮美寡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

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
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兖州要衝
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
久今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
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
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
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
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叅佐轉易

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
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派人
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
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
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
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後
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
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
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

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
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
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
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氓庶之
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
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
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
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嵇
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

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
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
沓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
魏存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交
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
十百姓派離肝腦塗地晞以虛簿負荷國
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
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
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疑白

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
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執
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
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為先王選建明
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
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
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
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
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

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
行矣會王彌遣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
純城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
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
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
走疑追至東山部衆皆降疑晞單騎奔高
平收邸閔寡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
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
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

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
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
由已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
門侍郎應紹皆具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
妄構陷以重熱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
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
州郡王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
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
刺史馮嵩前比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

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與慮在旦夕各率士
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
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
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
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
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
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
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
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

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
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空蒙
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楊烈
將軍闡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
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
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
在犯鼎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剥公主殺
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
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

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宐善建弘
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
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脩伏讀
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
內擅朝威外殘氓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
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
史中丞溫叢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
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
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

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龍行天罰初越疑晞
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間獲晞使果得
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
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
瑁為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
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
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
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增邑二萬戶加黃金先官如故晞以京邑

恭謹曰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使事中
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殺千
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
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
晞晞率群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
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
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
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緣情

肆欲遼西閻嵩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後
事中心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
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
稟廟筭將為國家除暴閻嵩美士柰何無
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嵩何關人
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
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
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
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

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
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
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温畿傳宣
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
晞署為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
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
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

聞於當世况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為博士
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交州引為留
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
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
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
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空持立此官以弘
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
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
被越榭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

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
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
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
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
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
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
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
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
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楊烈將

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
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
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夏夏有憂天下
之誠而不歆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
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
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
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
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
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

督其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
陳雄屯彭澤以距軼自為舟軍以為外援
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
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常怏怏至
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潛軍襲軼軼
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
鄴初廣度高惺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
尋而軼敗惺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
既而遇赦惺携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考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
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廩魏侍中父阜陳留
相喬少為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
軍伐吳之役戎使喬為參軍羅尚濟江破
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
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
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
初嵇紹為冏所重母不階迎之喬言於冏

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沐何獨加敬於紹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罔廢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讐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復為屯騎

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

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
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
攻喬喬劫琨於蕃以檻車載之據孝城以
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
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
祐為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
等率兵援喬弘與喬晟曰適承范陽款代
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
而行同獎王宏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

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
忿其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
行含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
嫌纖介之釁我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
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
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
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紛主上播越正是忠
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

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馬行下風掃除凶
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
立不宜乖離條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
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
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
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
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
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
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

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
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
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
陽伐之吾州將不從由伐之不允但矯枉
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赦射鈞之讎而
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
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尊而薄責於
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
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

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
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
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
不足計一朝之譟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
部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
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
同儕自為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
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
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

臣以為喬亦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
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伐
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
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
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
權柄隆於朝廷逆順効於成敗今夕為忠
明且為逆翻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
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
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

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
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
為變此亦猛獸交鬪自効於下狂者矣臣
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
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
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
固矣時河間王顥去距關東倚喬為助不
納其言東海王越檄天下帥甲士三萬

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
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
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眾潰見
殺喬眾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
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
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
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
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派稱為宗族

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
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桓玄
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
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
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
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
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
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

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又始安太守又子
成丹楊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
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
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
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
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
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

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絀未能
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
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
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
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
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
江汜軼既尊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
不祥喬為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成名

克舉貧膏有聞忠勤未取

列傳第三十一卷 晉書六十一

音義

浚私閨反 俘古獲反 馘於粹反 狷吉掾反 詆都禮反

碌盧谷反 哀初危反 眵之忍反 嶠胡茅反 險所立反

漕在到反 晞音希 紓音舒 虓許交反 柵楚草反 壘力執反

援芳于反 枹與枹同反 錫居謁反 憇亡本反 劫居怯反

瑁莫佩反 盾徒損反 軼夷質反 悝苦回反 崎上音奇 嶇上音去

祛去魚反 鞮當奚反 麓音祿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

御撰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

所許秘書監賈謚參管朝政京師人事無
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
文才降節事謚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
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
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
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琑即琨姊壻也
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琑為
皇太子琨為考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
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

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
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
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
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
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
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
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
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
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

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及
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
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
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
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
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
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
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
九月末得設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

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
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
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
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
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圍四
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
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
不敢進公私徃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
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

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弁土饑萊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

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耨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暮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

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
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
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
自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
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
允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
單于猗也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
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
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

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
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
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
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
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
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
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
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
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

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
以為賒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
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
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
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
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
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
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為元帥

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
咸有勳詩國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
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
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
比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澗
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
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
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
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軼死自效要以致命

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
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
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
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
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
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圯
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獻質
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
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

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
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
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
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
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
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
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
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徧恩
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

之務得後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
隕越以爲朝羞晉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
靖之勲任負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
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
讐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
深謹拜表陳聞及趙允敗劉曜斬趙冉琨
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薶輟人
神敬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
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

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勦力
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
金鼓振於河曲崦函無虞劉之驚汧隴有
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
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
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
會平陽會匈奴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
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爲勒所虜
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

又倚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怒盧尋貨誅
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
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
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後實繁
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
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
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
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
伍自守則稽聃之謀進討則勒龔之其後進

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
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
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
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
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馮陛下威靈使
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
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
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
都督剋期與倚盧討劉聰尋倚盧父子相

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于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勸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秦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

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

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存覆社稷億
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吞天
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讐耻豈可猥當隆
極此孤之至誠者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
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
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
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
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
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哺血載書檄諸方

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
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
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
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
當躬自執佩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
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
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
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
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

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兇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封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

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

璉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
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鈞能隆
二伯王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
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
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
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
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繞

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
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謔謔素無竒略
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
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
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
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
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
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
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

其徒黨悉誅之會王粲密使匹磾殺琨匹
磾又懼眾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粲
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
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
三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
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
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
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
經國之體在於宗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

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
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
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
難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
石石超授首呂卽面縛社稷克寧變輿反
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
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羸匱
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
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嘗易危

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
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
邊萌頓朴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
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
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墮身死
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
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
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
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

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
初附將軍箕澹又以此雖晉人久在秦
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
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
不忘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
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
登祚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
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童綬節傳奉還本
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

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
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
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
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
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
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
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
私懷顧望留停榮郤欲遣前兼鴻臚邊邈
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

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
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
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
以卷甲囊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
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
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
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
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
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

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
不納反禍害又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
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
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
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
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
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
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蹠頑凶之
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躄亂亡之際夾

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
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
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
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
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
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
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
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
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

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
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磔之跡
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
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
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
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
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
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
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處聖

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
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
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
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
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孝以來世受殊
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
萊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
昔之美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
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

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
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
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
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
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
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
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
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

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
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

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
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
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
郎盧謏等率餘眾奉羣依末波温嶠前後
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謏等皆在末
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

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謀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謀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卽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郎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萼萼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廞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廞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廞距逆詔命

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
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
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忘爲惡日
滋輒用苟晞爲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
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
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
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
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
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

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
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
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
將召之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
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
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
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
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越
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機

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
之皆人人惟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
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
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
繆播王延等皆輿論也延受妾荆氏有音
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為太傅
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
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
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

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

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
段鴛鴦騎救之季龍走隨鴛鴦屯厭次被害
弟胤為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
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
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
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
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
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
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為
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
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
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
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
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贖貧乏鄉黨宗族
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
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

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
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
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萊雞鳴琨覺曰
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琨並有英氣每語
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
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
王問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
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
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

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
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
以逖為典兵叅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
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
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
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
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舟徒之京口逖以
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慕

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
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
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
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
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
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
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
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
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

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
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
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鉞仗使自招
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
楫而指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
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江陰起
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比中郎
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
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

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謫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白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

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

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
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復所
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
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
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
徙陳川還襄國留柁豹等守川故城住西
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
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

令數人擔米偽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
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
而胡成饑又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
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柁豹逖遣韓潛馮
鐵尋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
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
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成漸
蹙是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
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

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
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
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恩禮遇之
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
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將軍偽抄之
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
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
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

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
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
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
歌曰莘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
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
人心如此故劉琅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
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
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

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異
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
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
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
甚怏怏且聞王勣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
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
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
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
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北臨黃

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
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
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閔率衆築壘未成
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
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
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
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
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
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

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又懷逆亂畏
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
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
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
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
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
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
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

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
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
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
公以洛下將亂欲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
爲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
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
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
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嘗未
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

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
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
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
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
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
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
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
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
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

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
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
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
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
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是納
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
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
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
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

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
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
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
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
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
立月日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
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
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稱家者豈不是官必湏積久善惡乃著公
私何異古人有言身良而亡先人之殃酷
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
必月日則顏面食埃不免貪汚盜踈引火
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
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
之士利如錐我幽異之士鈍如槌持我鈍
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

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著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趺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

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園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激功踣躡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

道窮祖生烈烈風懷竒節扣楫中流誓清
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恥
奚雪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

音義

琴籍市好荅楯食丑鞮當奚鞬舉軒釋奴

反勞保上廬到反猗也下於夷音拓

諧覆餗音翅施智蟻魚豈疇於計碑堂奚

插所洽邏騎盧箇反慷慨二忱輶張留攬

攄勅居縊於賜擾攘如兩頓仆赴反蒲撥

囊音麟勅珍騎距上音騎反藜落奚猶臆

反利械胡弁殮反驗疽死余鴛於良反又

道好由賙黯蹴取育剽匹笑豈苦愛楫鞮

反譎古穴擔都濫昨樵焦駁綴音妖於喬殺

音皆音蹶之石職追捶之累佻巧吐彫

蹶式上音託下圍語獠勳音



